

流年

娘与县城

□ 李 晓

我娘今年70岁了。她第一次来县城,是15岁时。那年我外公去世了,娘和舅舅去县城找一个亲戚家想借一点粮,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那亲戚显得很大方,煮了一大锅面条,把我娘和我舅吃得肚子都撑起来了。我娘正打着饱嗝,那亲戚摊牌说,回去吧,靠天靠地吃饭,家里也接不上粮了。

我娘和我舅,从亲戚家出门时,还感恩戴德的样子。毕竟,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饱饭。路上,舅舅叹息说,县城里人情寡淡,今后撒尿也不朝县城的方向。舅舅这人思想深刻,目光也犀利,在那家人煮面时,他就侦察到了,亲戚家有粮。

我娘回家三年后,有天我舅舅从外面“化缘”了一件破棉袄回来,披在她身上,说了一句话:“妹啊,哥哥管不了你了,你自己讨生活去。”

我娘就从家里出门,裹着那件破棉袄,怀里揣了一个花布口袋,在外流浪。

一个月后,我娘流落到山梁上一家院子,被一个砍柴的中年女人收容回家。后来,就成了那女人的儿媳。那中年女人,就是我奶奶。

我爹,是县城里一个机关干部。当年,我爹这门婚事,在全村上下引起轰动。显然,我娘与我爹,门不当户不对,议论纷纷,最难听的话,是说我爹可能没生育能力。我爹真是脾气好,对人解释说,到底有没有生育能力,得看实践。

我娘和我爹结婚不久,去了一趟县城,我娘那次竟走失了。我爹急得差点去报案了,那年轻人贩子多,把女人拐卖到河南那些地方去,说那里粮食多,根本吃不完。后来,在一家卖包子的馆子门口,找到了我娘。我娘说,一旦找不到我爹了,就去帮馆子洗碗,求一口饭吃。我爹把我娘拉在身边,一直不松手。我娘试探性地说,要是我真不见了,被人贩子拐卖了,你不好好在县城另娶一个吃供应粮的媳妇么?我爹竟流泪了,说了一句让我娘从此就在心里踏实的话:“我上哪儿找你这样好的媳妇啊。”

那次,我娘跟我爹说起,她在县城里还有一家亲戚,亲戚家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,也就是那年去借粮食的那家亲戚。我爹就带着我娘,一条马路一条马路地去找。那时县城还不大,就十多万人口,只有几条大马路,凭我娘的记忆,终于找到了亲戚家。那亲戚以为又是来借粮的,态度冷漠,我娘说,是来看看的,我娘还送去了一包糖果。我娘指着穿四个兜衣服的我爹介绍说,我结婚了,他在县委机关工作。亲戚家顿时笑脸相迎,还煮了四个鸡蛋。

后来,我娘那亲戚家的一个人,动用了我爹的关系,把他从工厂调到了港务局上班。亲戚家跑到乡下来感谢,我娘去借了腊肉招待,还把家里唯一一只鸡,送给了那亲戚。

我七岁那年去乡里上小学,一直到高中,我娘一直就一句话鼓励着我,好好读书,到县城工作。

长大后,我真进了县城工作。我娘在乡下,只要还活在的坟,都一一去烧香磕头,在坟前用土碗盛了饭,喃喃着感谢,叫他们都回来“吃饭”。

我一次次地求娘,搬到县城里来住吧,娘都坚持拒绝,还是一句话,县城的水、空气,都没乡下好。娘对人说,只要她的儿子一家,在县城能吃饱饭不受欺负就行了。12年前,我终于感动了娘,她搬到了县城住下,还带来了一把镰刀。十多年的日子过去了,我们这个县城,出落成大城市了,名字也改为了州城,户口上统计的人口数字是,80多万了。

我娘常念叨,过去在小县城出门打酱油,买蜂窝煤,都挺方便的。我娘有天还怀旧说,想去吃一碗老巷子里的“冉老大豆花”,但冉老大六年前就去世了,他的坟在乡下老家。

旅途 JOURNEY

(塘)九巷”,三桥即步辇桥、安泰桥和通福桥;六井(塘)即五色鱼塘、方塘、尚源井、忠延井、霞披井和廉井;九巷即大丰巷、担水巷、添丁巷、厅屋巷、团其巷、五桂巷、梨尖巷、月光巷和方竹巷。通过“一街”连“三桥六井(塘)九巷”,把这个地少屋多坡陡的小村庄打理的井井有条。

近年来,婺源旅游在全国声名鹊起,篁岭这个昔日摄影家眼中的宠儿,也获得了旅游开发者的青睐。2009年,采用搬迁安置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方式,通过市场运作,对全部古村产权进行收购,村民由山上搬至山下,住进交通便利、宽敞明亮的新徽派风格安置房。山上则充分挖掘特色和内涵,对原有古建筑进行进一步的科学规划和保护,并将安置好的村民返回回山上,完完全全保留古村文化“原真性”和村庄活态。同时,积极引入国际度假酒店品牌,打造特色精品度假酒店和民俗文化影视村。如今,漫步在天街,两旁茶坊、酒肆、书场、砚庄、篾铺等徽式商铺林林总总,古趣盎然。篁岭,这座“草民的皇宫”越来越名副其实,为海内外游客所共享,他们在此访古拾趣、览胜寻芳。2014年,篁岭荣登第一届“美丽中国·最美中国符号”品牌榜,成为全国15个获奖单位中唯一的一个村庄,不愧为中国乡村旅游皇冠上的明珠。

篁岭,就是这样让人魂牵梦萦,有时像是大山的骄子,静静卧藏在深山之崖,沐浴天地的恩泽;有时又像梦幻般的人间仙境,云遮雾绕,静谧而恬淡,独自与天地往来;有时更像世外桃源,灵动脱俗,斑斓如春,成为人们争相追逐和向往的福地。

(作者系江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)

周末

高原的秋色

□ 代 玲

林芝的秋天——红和黄在刚刚洒下的阳光里肆意地燃烧

着,烧得眼睛里也仿佛着了火

沿着栈道转山,身在山中立刻就会体悟到山和秋的浓烈气息。但由于同行者已到过此山数次,早已游遍栈道,故想把更远更美的景色介绍给我,于是驾车继续前行。随着海拔攀升,一路上的秋意更浓。红的、黄的、绿的几种颜色交织,给人带来了视觉上的盛宴。虽然车速较缓,但坐在车上看着一处又一处的美景从眼前慢慢流过,心中难免着急。同行的朋友只有安慰告知还未到达适合的观景之地,前面还有更美的地方。于是心中才略微安定下来。

车子慢慢地征服着又一个山头,视线所及是一片远处的秋山。红和黄在刚刚洒下的阳光里肆意地燃烧着,烧得眼睛里也仿佛着了火。当车子完全上山,一大片金黄的牧场闯入了我们的视线。要不

是知道自己身处西藏的江南,我肯定会以为自己到了瑞士。将车停好,便迫不及待地迎着高原秋日的寒气跳下了车。散落的牛群仿佛见惯了人一样,依旧连身体也懒得挪动一下地悠闲淡定啃着草。

跟着阳光洒向草原的节拍,我们沿着牧场上的车辙悠悠地向牧场最远处的山脚走去。由于尚有一大朵白云笼罩山顶,于是阳光迟迟也不能完全拥抱牧场和山林,光线忽而明媚、忽而暗淡。终于有一束光撕破厚厚的云层倾泻而下,就像给山林加冕一样,照得被光束包围的树木熠熠生辉迎风挺拔,而没有被阳光加冕的树林则默默臣服。从山脚下由远及近的是一栋栋牧人放牧时居住的小木屋,每一栋都无一例外地用没有经过修饰的原木简单围起来,这样的栅栏虽然粗糙却又风情



清鲜蛤蒾

□ 梁惠娣

一阵北风一阵寒,一场冷雨,叩响了冬天的门扉。冬天是需要滋补的季节,冬季养生讲究适时进补。在我的家乡,冬季正是蛤蒾遍野青翠的全盛时期,风味独特的蛤蒾美食,最是滋润美味。

蛤蒾,又名葶苈、假蒾、马蹄蒾,胡椒科胡椒属植物。蛤蒾是我的家乡特有的一种野生植物,无论在山谷沟壑、深山老林和村边路旁荒地,都能看到一丛丛碧绿矮矮的蛤蒾。蛤蒾生命力极强,不用施肥也不用浇水,一年四季生长旺盛且常绿。蛤蒾的叶子是饱满的心形,叶子上的叶纹清晰,蛤蒾叶葱绿鲜嫩,带有一股特殊的野香味。

在我的家乡,流传着一段关于唐太宗与蛤蒾的传说。据家乡史料记载:“唐太宗苦气病,众医不效,下诏访问,金吾长张宝藏曾因此疾,即具疏以乳煎葶苈方上,服之立愈。”蛤蒾叶有祛风散寒,行气止痛,活络暖胃的功效。蛤蒾温中行气,配牛乳同煎,牛乳甘润补虚,二药刚柔相济,止气病而不犯燥,理气而不伤正,正是治愈唐太宗泄泻痢疾之症的良好方。

家乡的人们常常采了蛤蒾叶回来煮饭吃,家乡的蛤蒾饭是家喻户晓的。小时候,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蛤蒾饭。母亲将从山上采回来的蛤蒾叶洗干净,切碎,用油炒至半熟,然后在米里,加少许盐,洒几滴花生油和麻油,然后盖上锅盖,中火慢熬,约摸30分钟,蛤蒾饭便大功告成了。揭开锅盖,蛤蒾的清香与饭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清香扑鼻,令人食欲大

振。那碗蛤蒾饭,白花花的中点缀着碎碎的绿,如浅色玛瑙般惹人喜爱,吃一口,顿感清香细腻,质地软绵。这样的蛤蒾饭,小时候我能一口气吃几大碗。

用蛤蒾叶做蛤蒾牛肉饭是一道美味的特色菜肴,做法是:先将500克的精牛肉剁成泥茸状,放进生粉、小苏打、盐、胡椒粉、味精、生抽、麻油及适量的水拌打至充分起胶;然后将蛤蒾叶洗净,抹干水分,在每张叶面拍上些生粉,用两块蛤蒾叶夹一团牛肉馅,压扁修整整齐待用;最后,将油锅烧至六成热,放入蛤蒾叶夹着的牛肉合炸,炸至牛肉熟后捞起装碟即成。这道菜,碧绿形美,清香可口,外脆内爽,令人垂涎欲滴。

蛤蒾藕盒是家乡的特色美食。它的做法是:先将糯米、绿豆浸泡半小时备用,将莲藕清洗干净,将采回来的蛤蒾叶子洗干净切碎,与糯米、绿豆搅拌在一起,加入适量的盐和麻油。用一双筷子把蛤蒾、糯米、绿豆一点一点地填入藕孔中,最后抹平端口。将藕放进锅中,锅中加入能淹没藕节的水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焖煮一小时,熄火后让藕浸泡在汤汁里自然冷却,吃时切成片装盘。将蛤蒾叶放入糯米中,是因为蛤蒾叶可以中和糯米的湿热,祛热毒。同时,蛤蒾独特的香与莲藕的香味融合在一起,形成了非同一般的独特香味。吃一口蛤蒾藕盒,只觉香味浓郁、口感软绵,让人回味无穷。

风味独特的蛤蒾美食,既温补又清鲜,真是人间美味。



归家的路 李陶摄

普通人的乐园——篁岭

□ 朱 虹

在与自然和传统文化的交会中,篁岭这座江西西北部的小村庄成为

“最美中国符号”之一

宁静,更使得鸟兽栖息,连濒危珍稀鸟种黄喉噪眉也在此安家,与人和谐共处。

人都说,春之媚、夏之艳、秋之旷、冬之韵。篁岭华彩万象、景色迷人,四季的色彩和魅力在这个古老的村落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

春天的篁岭,啾啾鸟鸣,万物复苏。在春风吹拂下,小村恰似一曲节奏明快的音律。油菜花开,金蛇舞动,嫩黄飘香,与梨花赛雪、桃花嫣红一道,交相辉映,绘成一幅无比浪漫、色调绝美的粉墨画卷,美不胜收。

初夏的篁岭,万木争荣,竞相吐翠。一抹山色耸入云霄,“山青兮兮欲雨,云滃兮兮生烟”,遇雨天,水倾盆而下,或成瀑流;雨过天晴,或现彩虹。蔚蓝天空、山林苍翠、粉墙黛瓦,蓝与白相间,红与绿相配,酣畅淋漓,绚丽迷人。

深秋的篁岭,天高云淡,秋风送爽。阳光把晒楼唤醒,家家户户齐刷刷开始“晒秋”,地里种的、山上长的、树上摘的,黄菊、豆角、茄子、苞米、黄豆、芝麻、番薯、油茶籽,一起恣肆地铺在晒架上。但也有有心人人家,在大大的晒盘上,用鲜红的辣椒、橙黄的稻谷拼成巨幅国旗,与别样的古民居交相辉映,煞是喜庆。这“晒秋人家”的原创景象,加上梯田花海,就是一场景宏大的多彩视觉盛宴,撩人心魄。

冬日的篁岭,沉静清和,万籁俱寂。和煦的阳光伴着湛蓝的天空,看着星点梅花尽情绽放,村子多了许多风骨和优雅。有时一场大雪,大地银装素裹,田间草垛堆白,小村格

外妖娆。

确实,青山掩映中篁岭的色彩已经足够令人惊讶了,但它不仅只有这外貌的五彩斑斓,建筑才是它的厚重文化和内里所在。走进小村,触目所及,无数栋徽派明清古建筑完整地、直喇喇地竖立着,古巷、古宅、古桥、古井、古书院、古牌坊、古戏台、古祠堂等一应俱全,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思、古幽、古韵、古脉。每一栋建筑既各具特色,又风格统一。面积最大的200多平方米,最小的只有70平方米,不奢华,不做作,讲究自然古朴、隐僻典雅,充分体现了徽州气派。雕梁画栋、翘角飞檐等优雅别致,水池、天井、正堂、树阁等功能完善,房内石雕、砖雕、木雕工艺精湛、小巧玲珑,不乏高洁之情趣,给人以“隽永婉约”和“谪于外而雄于内”之感。

你看,占地150平方米的“树和堂”,原主人是归临临川知县曹鸣远。此屋天井边木柱上刻有楹联“金石其心芝兰其室,仁义为友道德为师”;中堂刻有曾国藩题写的楹联“高道风堕赤玉盂,老蔓烟湿苍龙鳞”;边墙上悬有唐伯虎的书法《吴门避暑》;这些明志寄情的楹联书法作品告后人: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有进取心、重仁德、心系家国、报效社会。“五桂堂”,占地200平方米,原主人明代商人曹永护,从祖辈而下,四代单传,因性情宽厚,待人接物温和谦恭,见义勇为,且乐善好施,常接济与人,从不张扬,其子曹希赓继祖上善

万种。袅袅的炊烟从一栋栋屋里冒出来,迎着阳光升腾起舞。

山的灵秀总离不开水的相衬,草原的丰茂总缺不了水的涵养。偌大的牧场里不乏潺潺的溪流带给我们灵动悦耳的声音。特别从东北角上冒出一道清泉,攒足了劲儿终于汇成一股,还总是不肯笔直地流去,非要将风景看够,在草原上欢快地画出九曲十八弯的大作。在拐弯处,总有那么一些水流会因为跑得太急刹不住车而溅到岸边的秋草上,在夜晚的催化下,和秋草一起结成一条条的冰凌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伙伴夜以继日地奔流不息。

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”。在这样一座灵秀的山上,直让人想起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有神人居焉的藐姑射之山。要是遇上了一位“肌肤若冰雪,绰约如处子,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,乘云气,御飞龙”的仙人多好。不过即使没有遇上,这样一幅让人心生向往的山居图也让人不想离开。倘若王摩诘在世,便一定会喜欢得不得了,定会作出不少传世名篇。